梓人的觀看（上）

陳從周先生在《說園》的篇首，提出了有關造園的兩種方式。園有靜觀與動觀之分，是造園者需考慮的。靜觀是遊者駐足之處，而動觀則是較長的遊覽線。前者以網師園為例，檻前細數游魚、亭中待月迎風；後者則以拙政園為最，徑緣池轉，廊引人隨，妙在移步換景。動靜之分，陳先生稱之為「立意在先，文循意出」。

葛　亮

作為一個小說寫者，筆者對建築的愛好是素來的。長久地，或許並未認識到後者對寫作的影響。但近期重讀鮑贊巴克與索來爾斯的一本對談錄《觀看，書寫》，其中索氏提出了一個重要的觀點：「空間即是語言」，他認為，「空間屬於存在。觀看寂靜，是在最深邃的意義上的一種語言。」這句話如電光石火，它的點醒的意義，並非是將建築與文學作了某種語法上嫁接，而是倏忽為我尋找到了這些年寫作小說的情感落點。

《朱雀》：「動觀」古都

這些年，一直都是個觀看者。事實上，筆者曾提及寫作第一部長篇小說《朱雀》的因由，從對一座建築的觀看開始。那座式微老字號「奇芳閣」的彩招和樓下租借者麥當勞巨大的金黃色「M」，在全球化的語境中共生。當然，如今極易被理解為某種經濟的博弈或者文化隱喻。因此緣由，在那次從香港返鄉後，躬身反照，我正式開啟了關於家城的寫作。

《朱雀》的整體創作過程，伴隨着一個「外來者」對六朝古都的「動觀」。他帶着豐然的憧憬與想像，進入了二十世紀的南京。而進入的起點，則是名為「西市」的建築群落。在我寫作《朱雀》時，它新起伊始，定位為仿古建的市場區。其中售賣所謂古玩與文旅商品，是一片錯落的「青磚黛瓦馬頭牆」。如果奇芳閣所連接的是夫子廟貢院文化的人文傳統，那麼西市的營造顯然是以偽傳統作為它存在的肌理。在國外生長的主人公許廷邁卻認為這一片錯落後，必藏着身不由己「老去的年華」。他以動觀的方式遊走這座城市的版圖，又以靜觀的方式流連於他所陌生或而似曾相識的空間。

事實上，古城是一個很好的文化標本，去承載戲擬式的在地細節：地下賭場、由廠房改裝的實驗劇場、英語角、博物館與台城遺跡。但這些空間，同時伴隨着與真實歷史之間的穿刺。前者便由此虛無，在歷史的重荷下坍塌與瓦解。對觀看者而言，這是一個去偽存真的過程，前提是你必然要擁有一雙「陌生化」的眼睛。事實上，在完成《朱雀》之後，我每年仍然會在返鄉時去西市看一看。而「西市」也在這年復一年的觀看下凋落而舊去，無形間接近了真實的傳統。連續二十餘年的重走歲月，賦予西市更為豐富的意義，也足見時間對空間質地的改變。

《北鳶》：「靜觀」歷史

如果說，《朱雀》對城市的觀看取向，結構了整體文本的敘述邏輯。那麼在《北鳶》中，筆者則更為審慎地思索觀看的意義。應該說，《北鳶》是一部比《朱雀》更「有準備」的小說。大約因為寫作這本小說的基底，來自於「非虛構」的意念。因來自先祖父著作的編輯的鼓勵，我用去數年的時間蒐集資料，準備撰寫一部關於中國近現代知識界發展歷史的紀實性作品。但由於家中長輩親友的陸續凋零，這個寫作計劃無奈中斷，最終未能成型。這期間整理的上百萬字的資料，卻讓我對祖父所處的時代產生了某種親近。也是這些資料，教給我對歷史的「靜觀」之道。它們如此細節，細於毫末，但又如此真實，真實得令人心動怦然。記得祖父談畫意畫品，「汝當求一敗牆，張絹素迄，倚之敗牆之上，朝夕觀之。觀之既久，隔素見敗牆之上，高平曲折皆成山水之象。」我想，這便是細節的意義，輔以時間。因時間而流連，也因時間可水落石出，礴然成篇。

在漫長的整理與思考後，我決定寫一部小說，以細節決定我觀看時代的方式，付之於虛構。當然，在文學虛構中，我們需要考量歷史的地位。這彷彿構成某種悖論。格林布拉特等人曾呼籲，「打破傳統歷史和文學的二元對立，將文學看作歷史的一個組成部分，一種在歷史語境中塑造人性最精妙部分的文化力量。」新歷史主義向我們展示的觀看方式，是對宏大敘事的離析與切割。然而我們必然思索一點，遺留態歷史的價值為何？在對史實的靜觀中，我們如何以文學的方式得出結論？近期讀王笛教授的一篇文章，談《奶酪與蛆蟲》對他史觀的影響，心有戚戚。可以說，十餘年前首次讀到這本書，金茲堡的觀點打動了我，「歷史分析的基本單位應該是人。」對我而言，這是一種觀看的方式。「世界如奶酪」，不同納天地於須臾。前者以一種強烈的地域與個人的灼見進入歷史。

在許多年後，當我寫《北鳶》時，選擇了襄城，亦選擇了盧文筌與馮仁楨的目光。他們的原型是我的外祖父母。我記得其間與我外公對話的過程，那幾乎構成兩種史觀的博弈。瑣細的個人記憶，在不斷地消解着大歷史的緣起與結論。而這個人記憶又在不同的場景中顛倒、重複、自我推翻。有那麼一兩個瞬間，我幾乎對自己多年的近代史常識感到絕望。這不是來自一個觀看者的絕望，而是被觀看者。我這才意識到，真正進入歷史的方式不是觀看它，而是成為它。我試圖進入外公講述的邏輯，漸漸進入一個耄耋老人驚人而無序的歷史記憶。我終於體會到歷史如潮的包裹，以「內觀」的方式令我置身其中。

宏大因此而沉降，歷史機體中的細胞因此而被放大，毫微畢現。此時，作為觀看者亦由此而獲得一種「格物」的視野。由格物為眼，參與重建歷史講述的邏輯。每一定格，每一場景，都至關重要，成為歷史向前推進記事的繩結，也是觀看歷史的命門。

格物為眼 觀看歷史命門

在《北鳶》中，有極短的一個段落，關於孟盛潯所主持的祭孔大典。在落筆前，我對春丁秋丁、府縣兩祀的日程，主祭的祭辭格式，祭服的具體樣式都做了詳盡的考察。一鱗一焰，其間皆有精微。其後埋藏着社會政治、歷史文化的緣由，甚而也包裹着人性。之於人，觀看的意義尤為重要。看的是誰，又怎樣看，尤為關鍵。新歷史小說着眼於邊緣人物，凡常萬物。「憑君莫話封侯事，一將功成萬骨枯」，這是歷史觀的悲憫與廣袤。而所謂歷史人物，又如何來寫。「大敘事」着墨其功成與捭闔固然是一種寫法，卻忽略了人的立體。簡化其在另一維度的觀看面向。這一面向，可稱其為「人之常情」。

在《北鳶》中，出現了石玉璞這個人物，其原型是筆者外祖的姨父。在民國初年頗負聲名的直系將領，因其在民間的爭議，也曾屢屢為人所書。鴛蝴派作家秦瘦鷗在《秋海棠》中就曾寫過這位傳奇軍閥。但我不慾寫人生鼎盛，反注目於其在北伐大勢之下的沒落，也即寓居天津意租界的「寓公」時期。由此，而將其置於家庭倫理結構中進行觀看。脫下戎裝，他便是丈夫、父親與長輩。一切人的軟弱與庸常處，都是他的底裏。面對昔日政敵的威脅，其現悕惶之態。他的夫人昭德道，「你造出了時勢，就莫怪時勢造出他這個英雄。」這是一個觀看者的結論。而這觀看者是一位婦人，來自成見中宏大敘事的邊緣。但其觀點的辯證，卻是當局者的盲區。石玉璞身後，留下一對金絲楠棺槨給自己和夫人，浮雕為「漁樵問對」。這亦是觀看之道。由歷史而觀，納古今興亡於日常，是天下大勢；由倫理而觀，一漁一樵，見於夫婦之間，卻也超越了性別之囿。

（文中小題為編者加）

◀《朱雀》，葛亮著，人民文學出版社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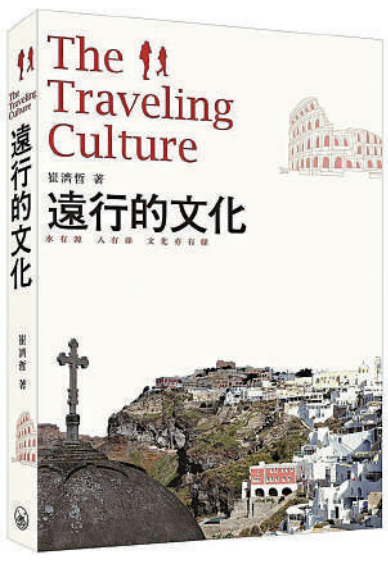
◀《北鳶》，葛亮著，人民文學出版社。

作者簡介

葛亮　作家，學者，魯迅文學獎得主。著有《燕食記》《瓦貓》《飛髮》等。

書訊

《遠行的文化》為散文遊記合集，圍繞「遠行的文化」這一主題，收錄作者崔濟哲不同時期的散文作品二十餘篇，分上、下兩部分。上篇「遠方的呼喚」是關於古希臘石頭文化、歐洲城堡、荷馬史詩、埃及金字塔、羅馬浴場、角鬥士、裸體藝術、教堂建築、黃金、瑪雅文化等歷史文化的感悟，下篇「古老的鐘聲」是對一些歷史事件、歷史人物、特色文化的梳理與感懷，如印度文化、佛教文化、巴黎公墓、中國酒文化、威士忌、鼎、馬等。本書涉及世界諸多文明，長於抒情與對比，視野廣闊，體現了作者個人的文化積澱。



▲《遠行的文化》，崔濟哲著，三聯書店（香港）有限公司。